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古剑忤情记

亡命江湖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亡命江湖系列

古剑怀情记

(中)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三章	智斗阴婆	(331)
第十四章	堡主千金	(360)
第十五章	血袭枫林村	(389)
第十六章	枭雄会集	(419)
第十七章	群雄聚集	(448)
第十八章	少女被救	(497)
第十九章	少堡主落败	(534)
第二十章	鬼谷坪遇险	(563)
第二十一章	母女相逢	(593)
第二十二章	身在曹营	(622)
第二十三章	谋杀失败	(651)

第十三章 智斗阴婆

村前斗场中，黄叶居士浑身浴血，倒在血泊中，花魔的剑尖，正在他的胸前不住游动，剑尖过处，鲜血急涌，她正在迫问口供。浪子陆星已挨了五剑之多，快支持不住了。

火场左侧石堆出现了一个洞穴口，有人从洞中踉跄爬出。

十来间土瓦屋禁不起火的考验，天干地燥，房屋最易着火，枫林村陷入火海之中。

没有人救火，村中先前厉吠的惟一老狗，已逃向山谷，有人影从下面升上地面。

第一个人身穿土青布外袄，背上扎了剑，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正是老三葛春风。

他在洞口略一迟疑，向四周不注打量。村屋火光熊熊，石堆附近的野草已经烧尽，但白烟袅袅，看不清四周的影物。事实上这儿地势并不低，可是似无法看到外面三五十丈外的景物；火场中木材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更无法听到斗场中的打斗和叫号声息。

洞口又伸出一个用青帕包头的大汉上身，向上爬。

已爬出洞口的葛春风不注摇手，大声道：“不可上来，咱们必须躲在洞中方可安全。”

大汉不再往上爬，讶然问：“三少爷，洞中烟太浓，呛得人

受不了，主人的身体不好，不出来恐怕支持不住了。”

春风退近洞口，咬牙道：“受不了也得受，用水湿巾掩住老大的口鼻支持一些时辰。入侵的人全是女人，来意可怕。如果所料不差，定是东海奇域的花魔到了。”

“主人和花魔一无仇怨，二无……”

“你真笨。那九幽天魔乃是白莲教的中原香主，花魔白玉珠是东南香主；九幽天魔的爪牙锻羽而归，花魔接手前来捣乱极为可能。这女魔头心狠手辣，计算甚精，必定在外面拦截，咱们逃出不啻自投罗网。下去，躲一会儿再说。唉！二哥费尽心机设计的星罗阵图上说得明明白白，要我在人手不够时，必须在阵心先建造火墙，防备有人用火进攻。可是，我却因为工程太过浩大，且急于建成外阵伤人的机关埋伏，而延迟了建造火墙的工程，终至失败得如此之惨，眼看一番心血瞬成了火海飞烟，真是命也，教我如何向二哥交代？”

说完，两人都隐入洞中不见。浓烟从洞口阵阵涌出，而且愈来愈浓，使他们不敢关闭洞口。显然，村中内宅已笼罩在火焰中，大量的浓烟从地道里涌入找出路，这条地道却成了通风口了。

火场外围，谷口的惨烈激斗已近尾声。

小聪一枝剑泼辣万分，把浪子陆星迫得手忙脚乱。陆星身中五剑，血染重衣，快完了。

黄叶居士存心拼命，冒死进招攻向花魔，可是功力修为相差太远，一阵狂攻之后，劳而无功，一口气攻了十七八招，真力不继，一猛二衰三竭，他知道这条命已不属于他自己的了。

花魔的剑上造诣确已修至化境，但她要活捉黄叶居士，想活捉一个存心拼命的一流高手，事实上有困难，稍一大意便会枉费心机，她不得不先避开对方一鼓作气的凶猛狂攻，所以黄叶居士

能支持二十招以上。

二十一招，黄叶居士的剑上剑气开始涣散。

二十二招，他大汗如雨，脚下乱了，额上青筋跳动。

“铮铮铮！”剑鸣大起，剑影飞腾；花魔连振三剑，将黄叶居士的剑振出偏门，乘势切入。

她的芙蓉脸上笑容如花，神定气闲，一声娇笑，身随剑进从中宫迫入，冷叱震耳：“撒手！老匹夫！”

黄叶居士的剑被震偏，知道要糟，百忙中扭身随剑势右飘，他要变换方向争取有利位置，避免对方乘机切入。但一切都嫌晚了，他脚下已乱，反应不够灵活，而且花魔已抓住了有利时机，剑尖已先一步光临他的胸口了。

“哎……”他吃惊地叫，全力撤剑。

冷电再闪，剑尖又到。他感到左肋下一冷一麻，但并无其他异常的感觉；但他的经验告诉他，他受伤了。

不容他再发任何念头，“铮”一声暴响，对方的剑芒一闪一圈，他感到自己的剑已被对方的剑芒搭中、缠住、伸张，手中一阵酸麻，奇大的震劲从剑身传到，虎口发热发麻，手中剑突然脱手而飞，飞出三丈外，呼然堕地。

他心胆俱裂，惊叫一声，火速向后退。

不退倒好，脚下一动，便牵动左肋下先前被击中的创口，澈骨奇痛立即无情地向他袭击，眼前发黑。

“啊……”他狂叫，踉跄后退，手按左肋，按了一手血。

花魔如影附形迫近，转剑反拍，“噗”一声闷响，她用剑脊拍中了黄叶居士的后颈根。

“躺下！”她娇笑着叫，向前飘掠。

黄叶居士被拍得横飞八尺，颈上血往外流，虽说是被脊所拍中，他的皮肉仍然吃不消，“砰”一声冲倒在地，跌了个手脚朝

天，在地上脱力地挣扎、呻吟。

花魔的剑尖，垂落在他的胸前，媚笑着问：“姓沈的居士，你最好安静些。”

黄叶居士已无力挣扎，左肋下的一剑已夺去他半条命，鲜血向外涌，气散力尽。他长吁一口气，咬牙切齿道：“妖妇，你意欲何为？”

“阁下是前来找广信葛家的？”花魔含笑问。“老夫不会告诉你任何事。”他虎目怒张地答。

“本夫人却是不信。”

“你非信不可。”

“两条路，一死一活。死，你可以闭嘴不说；活，带本夫人找到进入村中的秘窟暗道。”

“你做梦，老夫绝不是贪生怕死的英雄豪杰。”

“你这种英雄豪杰不值半文钱，性命却重要得多。”

“哈哈！你下手吧，看老夫是否会皱眉头。”黄叶居士反常地答，豪气不减，狂笑出声。

“嗤嗤”两声轻响，花魔的剑尖移动了两次，黄叶居士的胸口出现两条血缝，她冷笑着道：“本夫人不信世上有自甘送命的不怕死的英雄，说！”

“哈哈哈哈！除了要老夫死之外，你又能对我怎样？”

“要你死易如反掌。”

“老夫今年五十有八，已是入土一半的人，对死不感恐惧；对不怕死的人用死相威胁，你未免太下乘了。”

花魔一声轻笑，玉手轻挥宝剑，剑尖过处，黄叶居士的胸口成了血泉；“嗤”一声轻响，黄叶居士的左臂应声而断，剑芒再闪。

“啊……”黄叶居士发出一声厉吼，满地乱滚，想脱出剑芒

闪动的范围，他已无力站起来了。

“不怕死的大英雄，忍着点儿，你虽然不皱眉，但叫出的声音委实刺耳。嘻嘻！但本夫人却不在乎，听惯了这种声音，不但不刺耳，反而快意极了。”花魔笑着说。

这鬼女人心肠确是够硬，一连五剑，把黄叶居士的背部又开了五条血缝。

黄叶居士气息奄奄，已无力挣扎，虚脱地怪笑道：“哈哈！哈……可惜！老……老夫不能站着拼……拼剑而死，哈哈！委……委实遗憾！遗……憾……”

不远处，浪子陆星一声狂叫，飞退丈外，剑向颈下一抹，笑声亦扬：“哈哈……”

“你敢？”小聪娇叱，人随剑进。“叮”一声暴响，火花飞溅。

浪子陆星浑身是血，手上力道已失，已抹至颈上的长剑，被小聪一剑击落，一发之差，未伤到喉部。

小聪左掌疾伸，一把扣住向后倒的陆星的右手向后带，奇快绝伦。她必须擒活的，到手了。

浪子陆星一声狂笑，飞起一脚，他可顾不了武林禁忌，飞踢小聪的下阴。命也不要了，谁管他武林禁忌是啥玩意？这又不是过招印证哪！

小聪右手一沉，剑把半分不差，击中浪子陆星的膝盖骨，左手疾松，纤指倏进，点中了浪子胸前的鸠尾大穴，将人抓过丢在脚下，向不远处的花魔叫：“禀夫人，小婢已将人擒下了，这人果然够英雄。”

花魔扭头向这儿瞧，道：“追问口供，问问进入村中秘密的暗道……噢！又有人来了，让他们来，退！”

半里外，一个浑身黛绿的女人在前，假书生白如霜率领着三名侍女在后，用奇快的轻功向上飞掠。

更近些，是挟着龙首仗的潜翁司空平。他急掠而至，似乎还不知道后面有人赶来。

谷口外野草凋林散布其间，花魔只看到快奔近了了的潜翁，却看不见白如霜主婢和绿衣女郎。

更远些，大约在三里外，老化子和雄健如狮的青年人，正发狂般地上赶。青年人的双手，抱着气息奄奄的鄱阳渔隐公冶申。

潜翁司空平被绿衣姑娘的彩虹五芒珠吓跑，他先逃向山下，再从侧方小径折上，奔向山谷中起火的枫林村，葛春帆未擒到，他不能走。他绕道上奔，反而比绿衣姑娘快些，因为绿衣姑娘半途遇上了变故。

如霜和三名侍女，穷追全力逃命的夏贤侄，进入一座枫林，被她追上了；林中枫叶尽落，视野甚广无所遁形。

“留下！走得了么？”她娇叱，已迫近至夏贤侄身后不过二三丈了。

夏贤侄大概真力已竭，长期追逐之下，先前如获神助的奇速缓慢下来了，真力不继，知道已到了最后关头，该拼命了。黄叶居士叫他不接任何人的招，必须全力逃得性命至南昌传信，但怎么可以呢？轻功修为火候不够，扔不掉追来的人，不拼命同样的活不了。

“老爷子，小侄辜负了您老人家的重托。”他绝望地在心中狂叫。

身后衣袂飘风之声已近，他知道是时候了。

“呔！”他突然转身向侧闪，暴喝如雷。

转身、侧闪、回头、拔剑、出招，居然一气呵成，他用了全力，“猛虎回头”狠招出手，剑顺势下搭、振拂、外吐，相当霸道。

可是一招落空，如霜突然止步，冷冷地注视着他，这一招白用了，相距在丈外，剑戟不上。

如霜神色冷然，漠然一笑道：“回去！我不想在这儿杀死你。”

夏贤侄心向下沉，他发现这刹那间，他已身陷绝境，另三名侍女已在他左右后三方形成包围，走不了啦！他知道今天完了，横了心，逐步迫近冷笑道：“咱们无冤无仇，在此之前也无一面之缘，为何苦苦相迫，阁下高名上姓能见告么？”

如霜如果不通名，万事皆休；说出姓名，她像是吞下了苦果。虽然她的真名叫白璧，但和花魔走在一路便糟了。

她并未拔剑，冷冷地反问：“阁下还未说出，你姓甚名谁？”

“在下姓夏，名诚。”

“在下白如霜。”她说出了姓名，吞下了苦果。

“你是花魔白玉珠的……”

“不许你再问。”如霜冷叱，又道：“转回山谷，在下不想迫你，你走是不走？”

“为何迫在下回去？”

“回去再说，目下不许问。”

“拔剑上，夏某不受任何人指使。”

如霜冷哼一声，拔出了星沉剑。自从灵山洞脱险之后，她认为春虹已死，和许姑娘静雯埋葬了她俩认为是春虹的断掌残骨，她的性情大变，八年未沾血腥的星沉剑，今天准备饮血了。星沉剑出鞘，冷电四射，她再问：“你不走？”

夏诚用一声长啸作为答复，飞扑而上。

“纳命！”如霜冷叱，星沉剑一搭一绞。

剑过无声，夏诚的长剑被绞断了尺长剑尖，冷电再进，一点寒星楔入。

“哎……”夏诚惊叫，手按右肩飞退丈外，鲜血从指缝中向外流，这一剑伤得不轻。

如霜跟进，冷电再吐。

夏诚闪身向左冲，夺路而逃。

左侧侍女，隐身树后，这时突然闪出，长剑疾吐，招出“织女投梭”，叱声先到：“此路不通，退回去！”

“铮铮！”清鸣震耳，火星飞溅，接着白虹翻飞，夏诚的残剑抛出三丈外，“唉”一声撞在树上，方向下堕落。

一条绿影飞掠而至，娇喝声入耳：“手下留情！”

这一声娇喝，救了夏诚一命，却将痛苦留给如霜，几乎令她永沦痛苦的深渊。

夏试用断剑架开侍女的两剑，断剑便脱手飞走，第三剑躲不了，他用左掌冒险斜拍刺来的剑身，没拍中，左肩已挨了一剑，一声狂叫，向后急退。

如霜到了，星沉剑手下绝情。夏诚两肩皆挨了一剑，双手已抬不起举不动，背后如霜的剑袭到，除了等死之外，他没有任何事可做了。

危机间不容发，绿影的喝声到了。是女人的声音，如霜还以为乃是乃母的侍女到了，手腕一振，向外撒剑。

仍然慢了些，夏诚倒撞而退，双方相迎奇快无比，生死在刹那间。

剑尖划夏诚的右肋而过，断了两根肋骨。

“啊……”他狂叫，“砰”一声跌倒在树根下挣扎呻吟。

如霜收剑抬头，向飞掠而至的绿影看去，发现并非是自己人，冷笑问：“你是谁家的女娃娃？”

绿影掠到，一名侍女截住叱道：“慢来！站住！”

绿影倏然止步，惊疑地注视着地下的夏诚。夏诚面下向，伏

在地上挣扎，她看不清面容。

“你为何仍将他伤了？”绿衣女郎怒叫。当她看清了如霜时，讶然又道：“咦！你不是游踪四海的白如霜么？”

“你又是谁？”如霜问。

“妾姓宇文，名韵。”

如霜一怔，这才仔细向对方打量。宇文韵背上的宝剑确是不凡，把上一颗大红宝石光芒四射，右耳垂有一颗红色砂痣已被鬓角所掩，如霜却未留意。如霜突然吁出一口长气，黯然地问：“你就是宇文韵姑娘？上月在常山途中……”

宇文韵吃了一惊，抢着道：“咦！阁下怎知常山途中之事？”

“你是否被色魔左丘光……”

“不错，妾身被那恶贼的荡魄香所迷……”

“后来被一个健壮英俊的青年人所救。”如霜也抢着接口。

“咦！你像是知道哩！”

“唉！我该知道。”

“哦！你可知道那青年恩公是……”

“别提了，他死了。”如霜惨然地说。

“天哪！死了？”宇文韵惊叫。

“早些天云嵎山寻剑的事，你该知道，他已被九幽天魔的二堡主埋葬在一座古洞下了。”

“他……他……”宇文韵虚脱地叫。

如霜惨然叹息，茫然地道：“他叫葛春虹，这世间再也见不到他了。”

宇文韵尖叫一声，摇摇欲倒，痛苦地扶住身旁的树干，浑身在猛烈颤抖，用变了嗓的声音哀叫：“葛春虹葛春……虹，葛……”

如霜对宇文韵的失态，并未引起疑心，春虹救了宇文韵的

命，听到恩人身死而失态并非奇事。

“怎会有此事发生的？苍天哪！”宇文韵仰天狂叫。

如霜收了剑，走向地下的夏诚，一面道：“不要叫苍天，苍天才懒得管人间的闲事。这事千真万确，我是亲手替他善后营葬的。”

“你……你替他……”宇文韵泪下如雨地叫。

如霜不等她说完，痛苦地接口道：“我是他的生前知……知交，当然……”

“什么？你……”宇文韵尖叫。

如霜讶然转身，她的脸上也爬满了泪水，问：“你奇怪？我和他不仅是生平知己，也是……”

宇文韵拭掉泪水，尖叫道：“你……你……你好无耻，你说他是你的生平知己，却到这儿烧他哥哥的宅院，杀他的家人，你……”

“你说什么？如霜尖叫，一闪即至。

宇文韵伸手拔剑，光华四射，湛庐剑人间至宝，果然不凡，寒气森森迫人肌肤，剑身朦胧如虚似幻，宝光却耀目生花。神剑出鞘，她凤目中喷火，厉叱道：“广信葛家三兄弟中，葛春虹排行第二；地下这人身材也够健壮，可是老三葛春风，鄱阳渔隐的弟子……”

话未完，如霜狂叫道：“不！不！不会的，不……”她抢着去扶地上的夏诚，声嘶力竭地叫：“你是三弟春风么？你……”

夏诚已陷入昏眩中，耳畔有人叫“三弟春风”，他以为是自己的朋友到了，闭着眼睛虚脱地道：“快！快……快去救春帆春……春风……两位兄……兄长，我……我……不……不行了，替……兄长们报……报……仇……”

如霜探囊取出三颗丹丸，纳入夏诚的口中和创口，尖声狂

叫，向山谷中狂奔，一面尖叫：“老天！老天！你……你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三侍女莫明其妙，随后急掠。

宇文韵也莫明其妙，怔怔地注视着如霜的背影，用含糊的声音喃喃地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一面说，她也如飞掠走，追上了如霜，向谷中狂奔。

另一面，鄱阳渔隐气息奄奄，他的左小腿已断，胸背的杖伤也令他受不了，内腑已被震得离了位。宇文韵的丹药替他保住了元气，但傲骨奇痛令他难以支持。

他不能在这儿等死，宇文姑娘走了，谁知道潜翁司空老贼何时卷土重来要他的命？老贼决不会让他活着在江湖揭发老贼自己的罪行，所以这儿决非安全之所，他必须及早离开险境再说。

他咬牙强忍痛楚，拾起他的钓竿，裹了创口，向山上挣扎逃生。

下面小径的下端，老化子和健壮的青年人已飞射而至，彼此照了面，相距已不足十丈左右了。

他吃了一惊，闪在树后定神看去，喜极大叫道：“政老，慢些儿，认得公冶申么？”

他一面叫，一面挣扎着现身，踉跄向来人迎去，点着钓竿，一条腿走起来十分吃力，摇摇欲倒。

来人是疯丐曾政，和被活埋在巨石下的葛春虹。

春虹并未死在灵山洞，如霜和许姑娘所埋葬的断掌残骨不是他的。顶壁下陷，他本能地向后急退，却退错了方向，“砰”一声，背部撞在后面两座巨石的石隙中，也算他命不该绝，这条石隙足以容纳他的身子，而不怕上面有重物将他压扁，十分安全。

他只感到无数巨石碎土掩埋了他身外的空间，脚下的地面以不徐不疾的速度移动，他运功护身以抵抗即将到来的万斤重压，

迎接被压成肉泥的噩运。黑暗中，他还不知所处的石隙十分安全，心中暗叫完了，这把骨头注定了要埋在西归崖灵山洞，在劫者难逃。

他感到大地在移动，窒息之感无情地向他袭击，但上面并没有东西向下压，甚至他还可以伸展手脚。稍过半晌，移动停止了，双手所触处，是坚实的岩石。

“我并没被压死，谢天谢地！”他想。

他开始卖力地开辟出路，直至接触到潮湿的碎石泥土，方看到阴沉沉的天宇，细小的雨丝飘落在他的脸上，冷飕飕地。

等他拨开土石出困，已经是申牌左右了。他发觉出困重见天日的地方，远离灵山洞口已在三十丈外的山坡下，开辟的出路下面，一具残散的尸体掩埋在脚下，那是蒙面人的尸体。他记得，在他被蒙面怪人打入灵山洞之前，共有两个蒙面人死在洞口。

如霜和许姑娘所获的断掌残骨，正是蒙面人尸体的一部分，但她们并不知道，却以为是春虹的遗骸。

满山焦土，三天的暴雨洗不掉劫后的遗痕，山谷中面目全非，不知那年那月才能恢复原状了。他先到灵山洞寻找如霜的踪迹，一无所见，洞中已被他开路时用石块几乎全部塞满，遗痕犹在，但不见如霜的踪影。仔细察看附近的遗痕，他发现了三种脚印出现在附近泥水中。一是快靴，一是弓鞋，一是多耳芒鞋。

“她可能并未遭难，可能离开这儿了。”他在心中下了结论，断定如霜仍然活在人间。因为洞口崩塌前，如霜已无任何活动的力量了，饥渴交加，令她丧失了挣扎求生的信念和力量，躺在洞中等死；洞口崩陷，但洞内并未波及，她躲在洞内，洞内一切如常，她怎会遇难？

他对如霜思念殷切，这个俊美的假书生事实上已和他的身心结合为一，对这位他生命史中的第一个女人，他爱得深念得切，

在未证实生死存亡之前，他的心无所着落，他必须去找，找遍天涯海角，找他生命史中的第一个女人，找他的未来妻子，他有责任，必须如此方能安心。

“如霜！如霜！”他狂叫。

山谷中的回音袅袅哄传，像是无数鬼魂在回应。

“如霜，如……霜霜霜……”

没有人回答他，叫了许久，却叫出两个人来了。

老痴子疯丐曾政并未离开山区，就住在山谷西端一座岩穴中，听到了叫声，便循声赶来想瞧瞧是谁还在山区中逗留。

另一个人是老太婆，一个刚从谷东向里走的孤零零老太婆。听到谷中有人声，她不假思索地也向里飞掠。

春虹叫了许久，没有任何回音，叫得嗓子也走了腔，口干舌燥；近四天没有滴水进舌，如是旁人早就支持不住了。出困之后，为了寻找如霜，忧急之下，他忘了饥渴，叫了许久没有回音，他终于有点支持不住了，也就记起了饥渴，开始神智冷静下来了。

谷底小溪中，溪水潺潺，有水满之象。他循水声向下走，看到了仍然浑浊的溪流。

他飞奔而下，到了溪边，顾不得地上的泥泞，爬伏在溪边将头没入冰凉的水中，放怀牛饮，略带泥腥溪水，在他口中成了无价甘露。

喝了一肚子水，他将头抬离溪水，吁出一口长气，一面站起一面自语道：“两世为人，饥渴反而算不了什么啦！噢！”

他僵在水边了，两侧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别站着一个陌生客，分别站在三丈外，同时，用莫测高深的目光死盯着他，也相互对视。

秋冬之交，申牌左右，天色已算是近黄昏的时候了，加以细

雨时下时停，天宇中阴霾密布，显得天空更为黯淡，似乎快要天黑了。

视度不良，整座山谷阴沉沉鬼气冲天，烧剩下的树干星罗棋布，看去像是无数山精木客散布在怪石丛中张牙舞爪，气氛极为恐怖。两个老怪物长像极怪，突然出现在眼前，委实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他始终没和疯丐正式朝过像，看到疯丐心中一动，但由于上次误将厉乞姜立看成疯丐，不但被擒，也几乎送掉性命，这时又出现一个狞恶的老化子，他可不敢大意误认了，他甚至已打消了希望遇上疯丐的念头。一次上当一次乖，一次狠教训令他心有余悸，遇上了真疯丐，他也不敢相认了。

左面东首的老女人，更令他悚然而惊，只感到毛发直竖，倒抽了一口凉气，心说：“我的天，这老鬼婆要是人，委实令人难以置信；要是鬼，青天白日，却又不可能有厉鬼出现，可怕极了。”

那确是一个鬼怪般的老女人，令人望之心凉。头上白乱发如飞蓬，居然插了一朵黑色的缎花钗。灰皱的吓人的脸膛，像是长了霉而风干的橘子皮。三角眼，眼皮往下搭，露出一丝令人胆寒的阴森冷电芒，一闪一闪地令人望之冷澈全身。灰上袄，灰布裙，腰巾上悬着百宝囊。左手垂在身畔，袖桩飘飘。右手五指如鸡爪，其色淡灰而青筋密布，皮肤毫无光泽，轻握着一根一尺八寸的灰色鸠首杖，似铁非铁似木非木。由鸠首杖看来，这老女人的年纪当在耄耋之年。她的身材并不高，站在那儿显得瘦削而苍老，像是风前之烛，风稍大些，生命之火随时会熄灭，无形的恐惧感袭击着他身上的每一条神经，好一个鬼气满身令人恐怖的怪女人！

身两侧皆有老怪物突然出现，他感到身上发冷，一阵寒颤通